

见到了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

1972年4月，我去北京军区某部办事。一天上午，我准备到东单菜市场买点东西。我顺着路向东长安街走去，还没到街上，就看到街道两侧电线杆上插着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国旗，街中心上方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柬埔寨贵宾”。到街口后，我看到街道两侧都是欢迎贵宾的学生，不远处有解放军在执勤，幸好这条小路没有



资料图片

戒严，我很快来到街南侧学生队伍的后面。因为我穿着军装，

佩戴着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学生们也没有过问。不一会儿，人群喊起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这时，只见前面几辆摩托车开道，接着就看见神采奕奕的周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同乘一辆检阅车从东边驶来，周总理举着右手亲切地向欢迎群众致意，西哈努克亲王则双手合十、笑容可掬地频频向欢迎群众点头。这时群众沸

腾了，我也情不自禁地挥舞着双手，和欢迎队伍一样使劲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一晃车队就过去了，但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没有电视，老百姓能亲眼看到国家领导人是多么幸福啊！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当年的情景，我都会激动一阵子。

王日新/文

儿时割草的记忆

小时候，老家农村几乎家家养牲口，以毛驴居多，只有几户人家养骡子和马。牲口吃的以草为主，夏秋吃鲜草，冬春吃干草，农忙时或哪天干活太多了，才给草里加一些料。料，就是没有长成熟的瘪庄稼和推磨剩下的麸皮、谷糠。各家牲口一年中吃的草，都是由孩子们每天割的。公社化以后，由社员们专门去割。不过，孩子们也割，把草交给生产队，队里按重量给记工分。

我们村的土地多，有好几千亩。每一块地都有名称，如东台子、北后地、西洼、南横、王家坟、小碱地等，与周边各村的地犬牙交错，但割草不受地界限制。下地割草，一般都不穿鞋，光着脚走路、涉浅水、踩在庄稼地和草场上，脚板结了一层老茧。

地里种着庄稼，农民们把庄稼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容上面长草。割草，只能去田埂、地边、沟边、路边和坟地。有几块主人去了东北等地谋生的撂荒地，没有人耕种。上面长满了草，人们叫它“荒场”。那里丰厚的野草，被大人们用一种叫“搜子”的土器具贴地搜光，长高一点儿就再搜一次。小孩子们只能在大人搜不到的地边或凹凸不平处割些“剩漏”。好在野草生命力顽强，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就又滋生出来。

背上一个柳条筐，出村走到地里，见草就割，一路走一路割，不知不觉就离村子好远了。割草时，背着筐，弯着腰，一手擦草，一手挥镰，握满一把草就回手放进筐中。筐满了，就在一个地方倒出来，谓之“倒堆儿”。再割满筐，视距离首堆远近，决

定是和首堆倒在一起还是另倒一堆儿。如果地里草不多，有时要在好大一块地上倒几个堆。估计割的草量差不多了，或天近午或天将黑，就该“收工”了。这时，就要把散落在各处的草堆儿集中到一起，谓之“收堆儿”。这要有个好记性，不能收丢自己的草堆儿，也不能误收了别人的草堆儿。接着，就得装筐了。然后，蹲坐在装满草的筐边，双手伸进筐上的背绳，把背绳套在肩上，猛然向前弯腰起立。那一筐草的重量，远远大于我们的体重。

暮春、初夏，庄稼和野草都长得不高。下地割草，还能辨别方向，也容易找到自己倒的草堆儿。盛夏则不同了，庄稼长高了。出村上路，就是高高的青纱帐。两米多宽的乡路只有很少几条，村民下地踩踏出的羊肠

小道却不少。走进庄稼地，就如同走进迷宫，尤其是阴天。若方位感和记忆力不强，很容易迷路，在地里转圈子。

割回一大筐草，不知要走多少块地，走多远的路。挨挨戳戳、被植物叶划是常事，有时不小心，就会被镰刀砍到手。还要和各种小动物打交道，走着路或割着草，有时竟然有蛇爬过脚面。这时，人不能动，只能静待它爬过去。

可以说，小时候割草，得到的锻炼是多方面的。

李维德/文

编辑提醒：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可信，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zlr393@sina.com。

图说往事

养猪换台缝纫机



1973年，我们家喜添缝纫机，这是妻子用养猪卖的钱买的。她很自豪地说：“养头猪换台缝纫机！”

那个年代，农村流行“四大件”，即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当时，我在公社当报道员，妻子在家里搞家务。她很勤快，我们刚结婚时，她就养起了家禽家畜。那年春天，她除了养鸡鸭鹅，还买来一只猪仔养起来。到了年底，猪终于长到将近300斤。那时，供销社也收猪，妻子把猪卖给了供销社。正好供销社进来几台“蜜蜂”牌缝纫机，她便毫不犹豫地买来一台。有了缝纫机，妻子给家里的大人、孩子做衣裳就方便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县里、市里，妻子都带着这台缝纫机。直到现在，这台“蜜蜂”牌缝纫机还光亮如新地摆在家里。

杨福久/文并供图

坚强的小七表嫂

第一次见到小七表嫂时，她和小七表哥刚成亲。她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眼睛又大又亮，梳着两条油亮的长辫子。小七表哥长得很帅，他俩在一起特别般配。小七表哥见了，一把拉过去说：“快叫小七表嫂。”我怯怯地叫了一声。

那时候，我寄宿在舅舅家，舅舅有7个孩子，而小七表哥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每天放学回来，就能见到小七表哥和小七表嫂，他俩总是一副很恩爱的样子。

那是一段幸福时光。每天我放学后，跑得满身大汗回家时，已是饥肠辘辘。这时，首先看到小七表嫂，她摸着我的头说：“胖表弟，饿了吧？嫂子给你盛饭去！”那时，我体型偏胖，小七表嫂总叫我胖表弟，起先我还有意见，后来听习惯了，还觉得挺亲切的。

家里的姐姐多，难免会有些是非，而我又是在寄人篱下。大表姐常常对我冷言冷语，嘲笑我吃得多吃得多。这时候，我都默不作声，而小七表嫂总是拉我出去，然后偷偷地从兜里拿出一个烤红薯或是大萝卜给我吃。我美美地吃着，就把不愉快抛到了脑后。

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舅舅家。而后我光荣入伍，又考取了军校。当我把考上军校的消息告诉小七表嫂时，她惊喜地拉着我的手，开心地笑着，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些什么。

突然有一天，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她悲伤地告诉我：“就在昨天，你小七表哥炒菜时，突然触电死了。”我的眼前突然一片黑暗。“啥？小七表哥死了？”

我赶紧请假，返回家乡，参加小七表哥的葬礼。小七表嫂哭得几近昏厥，可是我却无能为力。我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小七表嫂，但当我离开后却发现，小七表嫂把钱偷偷塞回了我的口袋里。

听母亲说，她每次去舅舅家，小七表嫂都会哭。后来，断断续续的，我从母亲那里听说，小七表嫂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后来，舅妈去世了，再后来舅舅也不在了。时过境迁，我想，时间可以冲走一切悲伤，我决定去看看小七表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当我踌躇着去打听她时，一个女人惊喜地朝我喊：“胖表弟，你来了！”这个人正是小七表嫂。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这些年的经历。“这个家，我扛下来了。老人，我一个一个地送走了。这些年，我们开始跑大车，从新疆运棉花到内地卖。好在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你看，你的嫂子也老了。”

我拉着小七表嫂的手说：“小七表嫂，你太不容易了。”小七表嫂眼圈有点泛红，却朝我淡淡地笑着，淡定地说：“心里还会难过，但是我早已能从容面对了。”

坚强的小七表嫂，愿你余生幸福，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王南海/文

告读者

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出书类型包括：个人传记、各类文集、影像精华等。价格优惠，品质上乘。

咨询电话：0311-88629395、88629317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幸福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